

# 畢飛宇

## 不以悲情籠罩困苦時光

著名作家畢飛宇上月來港，參加浸會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坊」。精神奕奕的他與記者談起他的第一本非虛構類作品《蘇北少年「堂吉訶德」》，以及如何書寫這一段鄉間成長的少年時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提供

### 造日子

去年，畢飛宇在內地出版了《蘇北少年「堂吉訶德」》，這是他的第一本「非虛構類」作品，用碎片式的結構記敘了自己在蘇北鄉間的童年生活。書賣到台灣，名字變成了《造日子》，少了點直白，卻一樣爽辣野莽。問起這兩地的書名，畢飛宇忍不住笑起來：「其實就是因為我好說話。」原來兩個書名都是編輯起的，畢飛宇只求寫書的過程開心愉快，寫罷，其他事情懶理。

「某種程度上我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態，寫完基本我就不管了。」對書外事一貫灑脫，但對書裡的內容和語言，他卻忍不住「龜毛」。《造日子》大概11萬字，七八個月寫完，畢飛宇說自己平時寫作速度很快，幾乎都是一氣呵成，之後卻會花很多精力來認真修改。「我熱愛修改東西，一個東西通過一點點的變化看到質量有所提升，你會很高興。這個事情就和一個自認長得漂亮的姑娘在那化妝是一個道理。」他甚至會仔細推敲句子中詞字的音韻和平仄，無比享受其中樂趣。

書出版後，好評如潮，還一下摘得了幾個散文獎。畢飛宇卻笑言每次去拿獎都是「厚着臉皮」，因為創作時自己腦子裡並沒有「散文」這個概念。「我到現在都不知道那個東西是不是就叫散文，和我以前的文本的語言相比，這本書是非虛構的。至於有人覺得他是散文，是美文，都和我關係不大。」

記錄自己的成長故事，是畢飛宇心中一直有的念頭，選擇去年完成，卻是因為上海99讀書人的邀約。出版社策劃了一套叢書，請來不同作家為今天的青少年講述幾十年前的少年的生活，這選題對畢飛宇來說別有意義。「我這麼一個鄉下長大的人，又在文革中中度過少年，那個生活模式對現在的孩子來講不是一個過去了四十多年的事情，而是一個文化形態、生活模式都天翻地覆的生活情境。」

記錄那段時光，對他來說有不可迴避的理由，文革



著名作家畢飛宇上月來港，參與浸會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坊」。

自然是其一，自然生態的巨大改變則是另一個原因，但最重要的，是重現當時的那種原始生活狀態。「沒有電，每家每戶的鋼鐵除了鍋和灶，斧頭就基本沒了，一家的鐵加起来可能還不夠五公斤，剩下來的東西都是極其原始的。把這樣的生活寫出來給現在的孩子看，真的有意義。」

這物質匱乏的原始生活在畢飛宇的筆下，感動中夾雜着談諧。可這回憶的過程，畢飛宇坦言其實並不開心，甚至可以說是有些悲情。「我的父親是作為右派被送到鄉下去的，我出生的以後，在小村子裡面，生活是很糟糕的。那時剛剛從三年自然災害中過來，物質條件僅僅滿足於溫飽，我怎麼可能懷着一種幸福和愉悅來面對呢？」但他並沒有選擇用悲情或控訴的筆調來書寫，反而盡可能地回到童年的自己的心境中去。「所謂悲情也好，艱難也好，這都是我長大以後有了生活的對比後得出的邏輯判斷。雖然我那個時候，沒有過過一天幸福的、現代的生活，但每天可以吃三頓飯、冬天沒有被凍死，生活就滿足了。所以以我童年的感受來說，每天都很快樂。只是回頭去看的時候，是不堪回首的。問題是，我選擇怎樣的一種情感去籠罩這個故事？既然是非虛構的，那就要誠實。既然那個時候童年和少年的我感受到的是快樂，就盡量用快樂的語調去訴說，即便是不堪的，即便是悲情的。這不是一個個人喜好的問題，而是誠實和歷史感的問題，也是書寫者的倫理問題。對我來說，真實是第一位的。」

### 對文學的理解越來越樸素

畢飛宇的父母都是鄉村教師，比起同齡人來說他更早開始接觸閱讀，父母對他的語言能力的要求也更高。對他來說，出生在這麼一個家庭中，到了中學自然就變成「小文青」，後來會選擇中文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這樣一個家庭，由於特別的境遇，是無根的，沒有故鄉的。在這謎一樣身世的家庭，充滿了諸多不確定性的家庭中，特別渴望通過虛構來滿足自己，出小說家，太正常了。」

雖說如此，高考時選擇中文系，還是讓父母大吃一驚，對他們來說，作家是課堂上書本中的人物，太遙不可及了。可畢飛宇

還是讀了。和當時的文藝青年一樣，他留起長髮，穿着喇叭褲，聽着流行歌曲，寫着朦朧詩，不久以後就開始着迷西方的現代主義。「就是『作』嘛。」他笑着說，「文青嘛，滿嘴說着大家聽不懂的概念，目光茫然、憤世嫉俗、骯髒。那時洗浴條件差，一個星期才能洗一次頭，特別髒。大喇叭褲的褲管永遠在地上掃地。但自己覺得特別帶勁。」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一批青年寫作者熱情洋溢地開始學習歐洲現代主義，開始「先鋒」文學的創作。蘇童、格非、余華這些日後被認為是「先鋒派」代表人物的青年作家們都在這個時候紛紛發表了自己試圖打破常規的文學創作。畢飛宇也常被歸於「先鋒」一派，他卻覺得這個稱謂放到自己頭上不算確切，「在我開始嘗試用先鋒去寫的時候，前面已經有範文了，而且我先鋒寫作的時間也比較短，大概是到90年代中期就放棄了。」在他看來，那代作家在進行先鋒創作時其實都還很年輕，真正代表自己的作品其實還未產生。「我認為一個小說家的成熟是在40歲後。」當時有許多模仿博爾赫斯與馬爾克斯，「有的人模仿更接近，有些人更多體現個人特徵。但在時空的處理上都是魔幻現實主義，語言風格都是自己不知道屬於甚麼風格的翻譯腔語言。整個先鋒時期，我們的手其實都沒有找到我們的嘴，很長時間之後我們才知道自己是如何說話的，知道真正的漢語是如何用的。」畢飛宇說，在1994年前後，他開始放棄先鋒風格的寫作，但之後仍舊經歷了5、6年的摸索，直到寫《玉米》的時候才「清晰感覺找到自己的嘴了。」有種「踏破鐵鞋」的感覺。

隨着創作經驗的累積和年紀的增長，畢飛宇說自己內心對文學的理解愈來愈樸素，「二十多歲的時候，不甘心把文字、小說寫得那麼簡單。其實這個不甘心是借口，實際是沒有能力寫得那麼簡單。」現在的他，有時甚至希望在作品中弱化自己鮮明的語言風格，「總是想改變，總想看看換個風格是不是好些。」

在蘇北的鄉村中成長，到揚州讀大學，再定居在南京，畢飛宇說如果再讓他選一次，南京仍是最好的選擇。這不僅因為這老城的包容感，還因為南京人對所謂「貧窮」的態度。「南京比較窮，經濟沒有那麼發達，人與人的判斷也不以金錢的判斷來衡量。你一個很窮的人，一個靠寫作也掙不了錢的人，在南京不會被人鄙夷。在上海如果太窮，可能找對象都有問題。但南京人對貧窮沒有羞恥感和恐懼感，可以讓你安於清貧。我在南京寫作，心平氣和，心安理得。」

### 書評

文：彭礪青

## 紙張豈止是紙張

這是華文世界最近翻譯法國作家歐森納(國內譯奧森納)的作品，與《水的世界》和《棉花國之旅》一樣，以另一種基本物料(紙張)的溯源之旅為主題。歐森納的書總是那麼從容，不帶半點枯燥的學術氣息，卻兼具專業知識、簡短細膩的文字，還有一點機智。在揭開書本時，讀者也許會懷着輕鬆的心情(的確，我們對紙張太了解了)與紙上的文字接觸，接觸以後，除了依然從容的感覺外，還會輕輕的感歎「呵！我對紙張還不算了解！」這意味着作者的尋紙之旅仍是有價值的。

比如作為中國人，我們理所當然地以為，紙張是中國人發明的。這沒錯，但說準確一點，原來在上古至中古時代，西域已在造紙，而且與潮濕的中原相比，那裡乾燥的氣候無疑更適合保存紙張。唐朝軍隊在中亞但羅斯給阿拉伯軍隊打敗以後，阿拉伯人開始發現紙張的重要性，尤其是中亞造紙業中心薩馬爾罕，更成了造紙業的中心，阿拉伯人就這樣，轉轉將造紙技術，透過與西西里的貿易以及西班牙的猶太人，將造紙技術傳到西方，薩馬爾罕孕育出中亞學術文化思潮。作者還造訪意大利中部小鎮法布里亞諾(Fabriano)，得知一種與中國和中亞以植物纖維造紙殊異的技術，就是運用河水擊碎木塊造紙，這是歐洲中世紀以來流行的方法。

書中每一章，都是有關紙的掌故，背後雖是造紙的歷史，但當中有康森(Canson)、蒙格勒費耶(Montgolfier)和約安諾(Johannot)三大造紙業家族那親親密密纏繞起來的微妙關係，也有苦難的發明家路易·尼可拉·羅伯(Louis Nicolas Robert)那悲慘的造紙器械發明故事。造紙業不僅是歐洲人的專利，作者走到世界各地，都能找到那裡的造紙業故事，如在帝俄時由挪威

人經營，後來從芬蘭落入蘇聯手中的斯維托格爾斯克(Svetogorsk)造紙廠，又例如日本越前市歷史悠久的造紙業師傅，這些經營者的艱辛故事，見證着世代的變遷，也見證着全球化和數位化趨勢日漸嚴峻的營商環境，紙業對數位化趨勢的應對方法就是，把產品更集中於影印紙和信件用紙張上，並且開發更多新興市場。然而不管是日本國寶級師傅抑或是法布里亞諾的業者，他們對於紙張材料的要求和技術細節的堅持，一點也沒有改變。

造紙業不單面臨全球化的威脅，而且社會對自然保育的呼聲日高，而如何保全森林也關係到造紙行業的永續經營。一般人有一個錯覺，以為出版書刊既需要砍伐樹木，就等於破壞森林環境，但瑞典從業者提供了答案：如果長期不砍伐樹木的話，枯死的樹木會引致森林大火。另一些迷思還有很多，例如包裝紙既無必要又浪費資源，作者在加拿大三河鎮參觀了包裝紙的製作程序，才發現這些發揮着防曬、防異味、抗菌等功能的紙張正不斷提高質量和美觀要求，以面對市場挑戰。

說到森林永續，又不能不提法國朗德省(Landes)的



《紙之路：一個老書蟲的紙文明溯源之旅》  
作者：艾瑞克·歐森納 (Erik Orsenna)  
出版：野人 (2014年1月)

植樹措施，這一政策自十九世紀拿破崙三世開始，將一個本來是荒野的地方(Landes本來意思就是荒野)，變成廣闊的松樹林。然而在2009年1月，一場暴風雨又將四分之一的林地毀滅，然後是樹皮甲蟲的侵襲，這些天然災害加上土地私有化的影響，令朗德省林木成為綠色保育的關注問題，而其中一個實現永續的方法，就是將部分伐木業產生的多餘木材拿去造紙。歐森納尋紙之旅不單見證現今造紙業面對各種挑戰的回應，還思考人們如何將廢紙回饋大自然，寫環保包裝和垃圾分類，寫智能包裝。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作者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與世上最古老的紙張——古埃及《普塔霍特普教諭》——作近距離接觸，還有著名作家雨果的《笑面人》和《海上勞工》手稿，細菌之父巴斯德醫生的診症紀錄，以及羅浮宮工作人員用墨水對名畫進行修補工作。每一則故事都記錄了人類為了保存記憶而作出的努力，又表現出造紙業界如何對這項工作作出貢獻，而包裝工業也是一門經常被忽略的行業，其對商品的保存讓世界經濟得以順暢運作起來。最後，作者以中國人的溪紙寓意紙作為生者與死者之間溝通橋樑的功用，而事實上，即使沒有溪紙，已經亡故的上一代也能把很多重要的訊息流傳給下一代，讓人類的技藝、智慧和情感得以傳承下去，紙張豈止是紙張呢？

### 書介

圖文：草草

#### 敗在海上——中國古代海戰圖解讀

作者：梁二平  
出版：三聯書店 (香港)



本書收錄一百六十餘幅從古代至近代、發生在中國沿海的海戰圖。這些圖有些是中國人繪製的，有些是外國人繪製的，從不同角度生動地記錄了中國在海上與別國的戰爭：有進攻的——元日海戰；也有防衛的——清英海戰、清法海戰、清日海戰；這些海戰的結局，中國有取得勝利的，但更多的是慘遭失敗。作者通過考察這些海戰圖以及其背後的歷史，反思中國為何在海戰中失利連連。從古代到近代，中國為何「敗在海上」？本書並不能給出標準答案，但至少為找出中國落後挨打的原因，提供一點參考。

### 讀史觀世

作者：張建雄  
出版：香港商務印書館



說起經濟，許多人第一時間想起的是一幅幅走勢圖，然後金融才後正襟危坐，分析經濟情況。然而資深銀行家、著名專欄作家張建雄卻另闢蹊徑，在新書《讀史觀世》中，結合歷史理論和世界大勢，鑑古推今，闡釋各國的政經大勢。張建雄以六章分享他銀行家的觸覺，第一章回顧錢穆、南懷瑾等史家的史觀，第二至五章分別論述他對美國、日本、四小龍與金磚國，以及歐洲與中東的局勢及前景，最後一章則為21世紀風險的前瞻。

### The Spinning Heart

作者：Donal Ryan  
出版：Doubleday



入圍2013年布克獎，榮獲2012年愛爾蘭圖書獎年度好書及衛報首作獎。「我父親仍住在河堰旁、生養我的那個小屋裡。每天我都去那兒看看他死了沒有，每天他都讓我失望。他沒有一天不讓我失望。」愛爾蘭經濟崩盤後，一座愛爾蘭小鎮當中衝突暗潮洶湧。暴力衝突不斷。小說呈現了每個人的聲音，每個人都想要說出自己認為的真相，眾聲喧嘩中，唯一的真相逐漸浮現。

### 城堡 (德文手稿完整版)

作者：法蘭茲·卡夫卡  
譯者：姬健梅  
出版：漫步文化



《城堡》無疑是卡夫卡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最能體現卡夫卡的創作風格和特徵。本書以卡夫卡作品集的校勘本為基礎，係根據原始手稿重建，呈現了文字的真實原貌，保留原稿的拼字和標點，並還原被卡夫卡摺友布羅德修改與刪除的部分。《城堡》和卡夫卡其他長篇作品一樣，是部未完成小說，德文初版只有18章，二、三版補上卡夫卡殘稿中的18章後共19、20章。手稿本根據卡夫卡的分章指示，分成25章，並加上他手寫的自訂標題。

### 東京小屋的回憶

作者：中島京子  
譯者：陳寶蓮  
出版：時報文化



一段跨越二戰後的愛情，昭和、平成兩個時代的愛情家庭故事。昭和初期，離開家鄉到東京幫傭的少女多喜，遇見了年輕美麗的女主人時子，並隨之嫁入平井家，住進一幢有着紅瓦屋頂的小洋房中。在那個被多喜認定為「家」的地方，她見證了時代的變遷與動盪，從二戰前東京的摩登繁華，到戰事興起的困苦蕭條，就如同迅速變換的車窗風景。但對多喜來說，最重要的並非外在世界，而是她真心喜愛的時子一家人，只是，在她想守護的這個家中，卻也有段可能毀滅一切的禁忌愛情，正在悄悄發生……本書以回憶錄形式，透過女傭多喜的視角，記載了昭和初期戰爭陰影漸濃的東京家庭風景，和當時的人們心情與集體記憶。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以及歷史的詳加考究，為此作贏得了直木賞的殊榮。而作者於故事最後所安排的巧思，以及出乎意料的結局，更將感動讀者心靈，留下回味不已的深刻餘韻！

###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